琴台客聚

維護世界和平靠中國

潘國森

今時國際大局的發展和變遷之迅猛，不單我們普通老百姓感到震驚和跟不上，舉世吃「論政」這門專業飯的資深觀察家（Observer）事前都觀察不出任何苗頭來！筆者說的當然是近日中國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兩大中東產油國復交一事。在北京舉行的中沙伊三方聯合公報改寫了當前的國際關係！有政治評論員（或觀察家）立馬說，若中國政府能再穿針搭線，協助俄烏停戰，雙雙回到談判桌解決矛盾，那麼王毅主任（王公現在主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或習近平主席，或中國外交事務團隊就理所當然應該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云云。

其實單單協助沙伊兩國和解，就值得一個和平獎。雖則這只是第一步，距離伊斯蘭教兩大派系——遜尼派和什葉派實現完全和解，仍可能有漫漫長路；但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前路一片光明。

不過中國已不需要諾貝爾獎！文學獎如是、和平獎亦如是！曾有「知情人士」說中國作家要拿諾貝爾獎先得將作品譯成一門歐洲語，最好是英語。然後那些掌權的大老爺才看得懂。這個思路反映出西方歐美文化的傲慢，今時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父母都知道要讓子女學好中文漢語。現時外國太空人要進出中國的空間站都得先學漢語，你們歐美文化人要讀懂中國文學，不會先學點中文嗎？和平獎也早成了笑話，前美國總統奧巴馬一上任就拿了這個獎，所有相關人等都說不出個所以然。然後奧巴馬又如常不宣而戰，出兵侵掠他國去了。

其餘物理獎、化學獎和醫學獎，人家能頒、我國能拿，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筆者只學了點自然科學的皮毛，大概也知道近年中國科學家在多個前沿科學技術領域大有突破。如果要挑剔，各項成就可能偏重在應用科學吧。基礎科學研究的項目向來更容易得到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青睞。

憑藉新中國過去的外交往績，沙伊兩國領導都認為中國政府誠信可靠，願意請中國居間調停。這次成功斡旋，證明中國朝野對伊斯蘭世界友好，君子成人之美。倒是美歐列強不斷誣衊中國對新疆地區穆斯林實行什麼「種族滅絕」（Genocide）政策，實情是新疆維吾爾族人口年年增長；真正長期屠殺阿拉伯世界穆斯林的，正正是宗教上屬於基督宗教的美歐白人強國所為。真是「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了。

美歐列強多年來針對中國、針對伊斯蘭世界，中間不能說完全沒有「基督宗教」（Christianity）內某些人群的種族主義作祟。基督宗教分為三大派系，即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又譯公教）、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又譯誓反教）和東正教（Orthodoxy）。俄羅斯人多信奉東正教，烏克蘭背後的「操盤」集團則是屬於公教和新教的美歐列強。

中國人能夠協助伊斯蘭教兩大派系的代表強國和解，推動基督宗教內的兩派消除紛爭、達成俄烏停戰以和平解決矛盾，這場廿一世紀初的「弭兵之盟」，捨中國其誰？

維護世界和平，就要靠中國了！

人生憑關處

謝謝你不喜歡

童心

前些天，去莊士敦道的某書店。入門，有一個專門的位置，將書籍攤開來擺放。這樣的好處自不必說：凡是經過的人，不論你樂意與否，目光掃過，都會清楚地看到書名。從市場心理學的角度，倘若封面的內容足夠吸引，顧客拿起來翻一翻的機率就要大許多，自然也就會增加售賣的機率。比起書架上的那些貨品，空有以瘦瘦的書脊示人的無奈，這個專門的位置至少可以被書店信心滿滿地冠名以「熱賣區」。

不過，這個「熱」並非真正的「熱」，畢竟，這個年代，已經很少有人將書店選擇為漫無目的的閒逛之地，大多數是「直奔主題」、尋找所需。商家顯然對此也清楚，於是，將「熱賣區」改成了「店長推薦」。

這樣就妥帖多了，從邏輯上來說，店長推薦的是他覺得喜歡、重要、值得一觀的，而所有光顧的客人，能夠感覺到一份權威之中的謙遜，既可以完全無視，也可以俯下身來隨意揀選兩本順眼的翻一翻。那天，一個穿着小學校服的男孩子，對帶他來書店買文具的母親說：「這些書我一本都不喜歡！」只見他一隻手扯着母親的衣角，另一隻手指着「店長推薦」。很不幸，我春節前出版的幾本書，這兩個月一直都在「店長推薦」的這個區域，明晃晃的。我感到略有些尷尬，但聽了那位母親的回答，我便好受許多：「呢度嘅書，都唔喺細路仔看的，我哋行去上一層，看下有冇你鍾意嘅書啦？」

孩子對於不喜歡的事物，能夠毫無保留地說出來。他雖然沒有直接批評我的書，但我依然會有些不安。作為寫作者，我會下意識地思考：是不是應該在以後的創作裏，寫一些令孩子們喜歡的文章？或者，嘗試一下兒童文學的創作？這個思考，讓我一下子明白了「不喜歡」的意義。所有的批評，不論跟自己的關聯性究竟是密切還是疏遠，只要是於己有那麼一些關係，就應該去反思、改進、提高、開拓，那麼這個「不喜歡」就成了每個人拓展自己、突破自己的原始動力。

由此，我不禁想到了岑珈其。這個其貌不揚、和帥哥完全搭不上邊的香港演員，作為《緣路山旮旯》的男主角，余香凝、陳漢娜、梁雍婷、蘇麗珊及張紋嘉搭戲，繼而大熱。有人寫信給他，直言「你好樣衰，我唔喜歡你。」而岑珈其大方回應：「多謝你嘅分享，我嘅樣衰令你難受，影響到你唔好意思。但我真係好鍾意做演員，就算你坐時光機返去我以前細個欺凌我，我都會想做演員。樣衰我改唔到，但我會努力再做好啲演出，希望將來可以得到你嘅支持。」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的人生態度。

人生的前行與突破，就是在接受並感謝每一個「不喜歡」開始的。

心窗常開

天道酬勤 銀禧樂聚

潘明珠

25年，讓一個嬰兒變成一個朝氣勃勃的青年，又可讓一個青年變成經歷風霜的中年人；更讓中年登上7字頭的老年人……藝術創作的人，特別容易察覺到歲月行走的步伐，人生有多少個25年呢？

回首在時光中走過的歲月，有勤勞耕耘，有崎嶇，也有美好收穫，有多少人事可堪回味呢？

7A班戲劇的一休，說創立這劇團後，時光匆匆過去25年了，在劇團踏入銀禧之際，召開茶敘，邀請曾一起合作過的好朋友同來聚首會面，回味聊天一下，並展望未來。7A團隊把這銀禧聚會辦得真有意思！我被當中安排的幾個環節觸動思緒了，心靈感受良多！

這聚會再次設地點於饒宗頤文化館，憶記7A於1997年成立，恰在香港回歸20周年時，亦在此館舉行過一場文藝沙龍。那時有劇界之劇評人、導演、演員等共聚一堂同來探討未來劇場發展的多種可能及機遇，潘金英和我都受邀出席。今日再重臨舊地，這次是25年的重逢，頗有文化傳承味道！

今天我見到資深的前輩張秉權博士，與劇團合作過的導演、贊助機構的代表，眾多演員和工作人員，深深體現一休總監對合作群體有凝聚群策之力量及期望！好戲從來都需要團隊高度合作，重視舞台上下每一分子，我們欣賞一休擁有大局觀念和遠大襟懷！

我最欣賞一休主持的有獎問答遊戲環節，既考出席者久遠的記憶，又喚起多年美好的劇場畫面，而獎品亦很有心思。例如某歷史題問劇團首屆董事主席是誰？哈，從答案可讓年輕人認知劇團初創情況；也有問7A曾演出之最長劇目戲名？原來最長之劇目竟超過20個字！又考問劇中角色的名字，大概考驗大家對角色認識之深刻度！以前曾在中秋送出傳統紙燈籠禮品，今又有古董珍藏迷你車模型，這是劇團早年某劇之宣傳道具，真特別！大獎是支有7種功能的筆，正配合7A的幸運數字！

我們邊吃茶點邊輕鬆聊天，又可觀賞現場的展覽，展出過去25載演出過的戲劇道具、古服飾和鞋，還有珍貴的導演手稿、報章訪問剪報等，像走過時光隧道……我最難忘的，是看見在《魔幻法典》舞台上出現的雪中黑泥佛像，這佛像只保佑辛勤耕耘者。

「天道酬勤」，我深信縱使歲月流逝，只要我們努力耕耘，無論戲劇藝術的土壤如何貧瘠或如何冰雪驟降，也終會長出美麗仙草！

◆筆者與一休藝術總監。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中國供石與法國石雕

余似心

好些中國人喜歡把供石作為裝飾品置於家中。什麼是供石，那是不同物質的一些石塊在大自然變遷下而形成不同的形狀，例如火山爆發、地殼運動造成的雪崩或海嘯、冰河期撞擊與分裂，經歷千萬年的風吹雨打和大海侵蝕，甚至被其他石頭劈開過。這些石頭刻上了歷史印記，以世上獨一無二的形態和紋理保存下來。人們喜愛這些飽歷風霜的石頭，除了因為形態獨特渾然天成，還因為它本身就是可歌可泣、讓人看到大自然的足跡，已不單是一件藝術品了，它流動着生命力。

這些中國供石，深深吸引居港法籍藝術家Polo Bourieau，並啟發了他的創作靈感。他在以石頭聞名的意大利設有工作室，以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特性石頭，如鈦石灰華、雲灰石、石英岩、大理石等，創作了形態優美各有故事的石雕。最近Polo把當中的12件全新石雕作品運送來香港，在太古坊的ArtisTree展出，取名Urban Rocks，作為慶祝年度太古地產藝術月的其一重頭戲，展期至4月9日，免費入場但須預約門票。

Polo同時受意大利Italo Calvino創作的小說《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影響，想透過這些雕塑呈現他的意念：「夢想世界、建築和景觀、空間記憶和慾望的地圖」。他一直沉迷於人們製造回憶和個人身份認同的過程，藉此創造一個以想像力而建造的虛擬城市，存在於建築學和城市建構之間的夢幻國度，予大家反思和冥想的空間。

◆Polo和他的石雕都充滿故事。 作者供圖

Polo表示：「每件雕塑都訴說一個不同的故事，代表着一幅充滿想像的全景圖，使我們的思緒能在混亂中尋求依歸。我希望參觀者能在日常繁囂的生活中騰出時間，為心靈尋找片刻的安寧之地。」

百家廊

走近申元書院

張素梅

這一天，這個偏僻的閩西小山村聚集了閩西文藝界近60名作家，參加申元書院「不忘初心 情繫家園」首屆筆會。

步入書院，「申元書院」4個凝重灑脱的大字撲面而來，頓覺馨香滿院，雅意盎然。「申元書院」這4字是摘自郭沫若的字體。書院外牆整體為金黃色，寓意「書中自有黃金屋」；其西面外牆書36個18種不同字體的「讀書」兩字，別具一格的設計，讓人耳目一新！

筆會尚未開始，那就再看看這座書香撲鼻的書院吧——

書院共6層，一樓分3大區域：入門處首先為書院締造者郭志坤先生簡介和書院設計構想及其兒子郭申元生平事跡和貢獻；再往裏分為內外兩廳，外廳為學術報告廳，內廳為開放式藏書區，柱子左邊展示的部分是郭志坤先生著作，右邊展示的有關郭申元的書籍，面向外廳的隔牆上展示的是郭志坤先生親自撰寫的田地由來和田地三傑的傳奇故事。郭志坤先生做了30多年的總編，總共珍藏了5萬餘冊的書籍，這裏展示近3萬冊。放眼望去，琳瑯滿目，真乃書山！

2到6樓，依次為漢字館、先賢館、通史館、帝王館、勸學館和珍藏館。

駐足2樓漢字館，眼前一個個異彩紛呈的漢字，頓時讓我震撼。這些漢字的一筆一畫，都記載了中華文明的歷史。時光倒溯，漢字曾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是浩瀚的漢宮秋月，是《詩經》裏的河流，是《楚辭》裏的風骨，是噴湧着智慧的長江黃河……數千年的演變中，書法家們創造出了諸如篆、隸、楷、行、草等不同風格的書寫形體，使漢字不但具有記載我們民族思想的實用功能，而且昇華為獨具魅力的藝術形式。

在2樓的漢字館，我看到了一位清瘦儒雅的老人正與一位青年男子娓娓而談，一聲「郭先生」證實了我的猜測——眼前這位老人就是書院的主人郭志坤先生！面對景仰已久的郭先生，我竟然忘記了握手致敬，躊躇中斗膽上前要求合影留念！對於我的冒昧和唐突，郭先生一一微笑應允！仰望這位泰斗般的長者，我心潮澎湃——

這位鬢角飛霜的老人，曾致力文學事業30多年，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高級編輯、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他的一生建樹頗豐，成就斐然，曾獲得首屆上海出版人金獎，也獲得過「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獎。他策劃、主編了大量的圖書項目，獲得過上海市優秀著作獎、金鑰匙獎、中國圖書獎、國家圖書獎等，被稱為「學者型總編」等等。非凡榮譽的背後，是郭先生數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付出，他曾在50餘種報刊發表過100餘篇史學論文，採訪並報道過30餘位名家的學術成果和造詣，鴻篇巨著令人嘆為觀止……

如果說郭志坤先生的一生有許多關鍵詞，諸如編書、出書、寫書、買書等等，那麼郭先生的兒子郭申元先生的一生卻只做了一件事——為人類而來！這位年輕的科學家，未滿30歲就取得令世界矚目的科學成果，從16歲開始就立下「攻克癌症」的誓言，身懷「為人類服務」的崇高信仰，把最美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生命科學事業！在美國留學十年間，他沒有回過一次家，十年如一日爭分奪秒做科學研究，結果積勞成疾，倒在了攻克癌症的征途上，用赤子的絕唱實踐了自己的諾言！臨終時，他微笑着對母親說：「媽媽，我從來沒有浪費過1分鐘，我很開心，我活得實實在在……」

一顆冉冉升起的科學巨星就這樣隕落了，其短暫的一生散發出璀璨奪目的光芒，至今令人扼腕嘆息！

郭申元先生辭世，為了紀念他獻身科學的精神和矚目的科學成果，中國有156位院士為他題詞讚其成就，被世人譽為「愛因斯坦式」的偉大科學家；人們在悼念他時，總是留言「你為人類，人類不忘你」；閩西職業技術學院興建「郭申元紀念館」，共濟集團創辦了「郭申元生命科學（上海）有限公司」……

如今，郭申元先生已經離開我們20年了，父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書院莊重地矗立在家鄉田地，他留學期間寫的300多封家書靜靜地安放在家鄉書院一隅。落葉歸根，魂歸故里，誰能不說這是一個白髮飄飄的父親對英年早逝的孩子另一種形式的紀念？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從風華正茂的青年到古稀鶴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申元書院是郭志坤先生的另一個孩子，這個孩子耗盡了他的畢生心血，寄託着他對故土深深的眷戀之情，是他幾十年來強烈的思子情、懷鄉意的交融映照！

申元書院有如一顆光芒四射的明珠，在閩西山區冉冉升起，更因為有了年輕的科學家郭申元的中國精神和科學精神交相輝映，才如此耀眼，如此深沉，如此動人！

郭志坤先生把一座書院留在家鄉，也把情留在家鄉，更把希望留在了家鄉……

網人網事

熊貓夢囈

狸美美

進入2023年後，有個話題一直保持着熱度——旅外大熊貓出現歸國潮。從日本東京的上野動物園，到美國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動物園，再到蘇格蘭愛丁堡動物園，都紛紛宣布將歸還從中國租借的大熊貓。這些事件隨後引發了內地網民的反彈，不少人表現出猜測和不滿，尤其是旅美大熊貓「丫丫」的健康狀況欠佳，更是備受國人矚目。

大概是日有所思。有一天晚上，小狸做了個奇妙的夢，夢中一隻穿西裝打領帶的大熊貓說起了人話，而且似模似樣，有趣得很。

熊貓說，他是全球最可愛族群之一——也就是大熊貓啦——票選出的首位發言人，現就網民關心的問題發表一些看法，僅供各位「深懷憂慮」的國人參詳。以下是熊言貓語之實錄：

首先必須感謝國人對我們的關心和深愛，我們也同樣深深愛着你們。其次想要告知大家的是，我們每一次的出國「公幹」都有一整套規範。出發與返國日期、住宿飲食待遇、繁育研究、後備支援等種種細目，都是中國與相關國家簽有正式協議的，是有國際通用法律保障的。近期一些旅外大熊貓返國，大多屬於協議到期後的正常歸還，例如丫丫是2003年抵達美國，2013年又續簽10年協議，今年正好是20年屆滿如期回鄉。此外，丫丫已經23歲了，以圈養熊貓平均年齡25至30歲來看，已經屬於老年，「葉落歸根」在我們熊貓界也是熊之常情，對這一部分，大家不必過分解讀。

除了正常的「協議因素」之外，近期大熊貓的歸國潮有沒有「非正常」的因素？我覺得也是有的，「疫情影響」應該就是當中最主要的一個。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全宇宙最萌物種」，同時也是「全宇宙最貴最難養物種」，我們是「食鐵獸」，同時也是「吞金獸」（狸按：此處牠擺了個羞澀臉）。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曾算過，租借一對熊貓，每年的基本花費是350萬美元起跳，如果有了熊貓寶寶就得再加60萬美元/年，而我們通常要生就是雙胞胎。此外，還要有一大筆預算來給我們蓋房，比如2019年丹麥哥本哈根動物園落成的熊貓館就耗資2,400萬美元。3年疫情，很多國家經濟受到重創，有些動物園養不起我們了，也非常可以理解。另一方面，眾所周知我們的食物是特殊的，這使得有時就算有錢也沒有用，就比如當時疫情致使竹子短缺，導致旅居加拿大卡爾里動物園的「大毛」和「二順」不得不於2020年底提前返回中國。

最後想說一下大家最關心的丫丫問題。視頻中所見，丫丫及此前已經去世的樂樂的狀態確實不佳，作為同胞，我們也非常擔心。一方面，我們感謝國民的關愛和發聲，但另一方面，園方已經澄清並無虐待行為，中國動物園協會的專家也回應說對丫丫進行了多次健康評估，屬於中等健康水平。並認為丫丫和樂樂的狀態不佳是因為已經年老，且丫丫一直被皮膚病困擾。我們不知道真相如何，但作為熊貓，我們有兩點希望，第一，丫丫能盡快葉落歸根，回鄉接受更有經驗的照顧，安度晚年；第二，也希望某些輿論不要再借我們炒作，挑撥關係，渲染情緒，收割流量。

此時，領帶熊貓又頓了頓，貓眼似有濕潤，又輕輕道：我們不介意漂洋過海常年旅居，因為賣萌是我們的專長，傳遞快樂是我們的信仰，但我們不想成為工具，更不想關心我們的人成為工具，因為不論是哪一種形式，愛都不應該被利用。

夢醒時分，若有所悟，花開花落尋常日，只有大熊貓，魅力無限，芳華永駐。

信而有征

巴黎

劉征

巴黎是一輛綠皮火車和決定要乘坐這輛綠皮火車的人。但不是在綠皮火車大行其道的時候，是在現在，當它行將淘汰，人人都不再關注它的時候，有一些人會懷着某種懷舊的心理去乘坐它，或者在一段廢棄的鐵道上，正好有一輛綠皮火車停泊於此，年輕人都趕過去拍照。這時，包括綠皮火車還有乘坐的人就變成了一種文化。就好像任何的事物，只有等到徹底過了時，而又有人願意重新發掘它，它就成了被建構起來的一個形象。這種行為之所以具有文化的屬性，在於它本身已經擺脫了自然時間的影響，也不再有人為了追趕時髦而讚美它，它僅僅成了一種人為，但這人為又不是作為主體的自身，而是他人或者說在另一個過去環境當中的他人的行為的一個結果，這個結果被當代這位隨時準備懷舊的人肯定和關注了。那麼也就是說，人在回望歷史的時候，承認了由人書寫的歷史。這是人本主義最寬容且最無條件的肯定。肯定自己，但又不是肯定自己，而是以肯定境遇當中的人的能動性來整體地肯定這個大寫的人。

巴黎就是這樣的人本主義代稱。在巴黎，時間分為兩段——一段是現在，一段是過去。不過這個過去是不分的。不管是十七世紀遺留下來的巴洛克建築，或者是在製造之初曾具備爭議的艾菲爾鐵塔——大眾因為它實在既不美觀也與當時的市政風格不相和諧，曾聯名抗議過。但現在不了，包括龐比度的鐵管外殼、拉德芳斯的現代建築群、艾菲爾鐵塔，它們都成了整個巴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台中歌劇院曾經在2016年-2018年組織過一系列「聆聽浪漫」為主題的音樂沙龍，講述者楊照在關於浪漫主義交響樂的演講開端就說到巴黎。他說浪漫主義交響樂就像巴黎那樣，一直留在十九世紀的時光當中。從他的角度來說，自然是在時間上將浪漫主義音樂所處在的十九世紀對等了同時期的Belle Epoque。但是，間接地，他是在說巴黎給人的印象，這座城市直到現在實際上也像是活在過去。我想張愛玲熟悉這種感覺。她在《傾城之戀》裏曾這樣形容老上海：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1小時，然而白公館裏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10點鐘是人家的11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其實，這種生活在舊世界當中的感覺就如同巴黎給人的感覺。因為一旦成為過時的，它就和所有過往的都融為一體了。

首次前往巴黎的人總是驚嘆於它有那樣多華麗古典的建築，但導遊似乎又會跟你講述艾菲爾鐵塔作為巴黎地標的作用，看起來巴黎似乎是矛盾混亂的。但因為它承認並在一切過往當中尋找價值，這一切都因其擁有價值獲得了一種帶着強烈懷舊氛圍的浪漫勁兒。它們便都因這種情緒成了和諧的。而作為一個巴黎人，似乎不由自主的就必須得接受生活在歷史當中。

在巴黎，最時髦的學科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電影，最常消費的場所是劇院、音樂廳、書店，最浪漫的地方是跳蚤市場和塞納河邊的舊書攤、咖啡館，還有時不時出現的博物館白夜。巴黎是一個適宜於討論文化的地方，因為文化就在時間當中，但不是線性向前的，時間在巴黎是一個容器，把古往今來的一切都包容了。這是巴黎陳舊而新的原因。它被時間忘記卻從不忘記時間。